

大美中国



巴山夜雨

吴佳骏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院墙

黔江行

潼南菜花记

家族人物志

往事已成往事

贴着大地生活

水稻扬花的季节

复活或尘封的故乡

风 吹在贴着纸的墙上

在荣昌路孔镇的一个下午

巴山夜雨

吴佳骏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作者简介：

吴佳骏 青年散文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散文集《掌纹》《院墙》《在黄昏眺望黎明》《飘逝的歌谣》等。曾获首届、第四届重庆文学院“巴蜀青年文学奖”，第五届“重庆市文学奖”。

现为《红岩》文学双月刊编辑。

目 录

巴渝大地，故土苍茫。一个青年不甘命运的拨弄，在生存与精神的双重重压下，以顽强的毅力与贫穷抗争。可那难舍的浓浓亲情，又使他迷茫和徘徊。他的内心就这么纠结着，撕扯着……他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

灯 盏

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
背篓谣
寻找冬日的灯盏
水车转动的年轮
黄昏的掌纹
被电影虚构的生活
洋槐树上的钟声
母亲的世界

土地是厚实的，可土地上活着的人是卑微的。当一个卑微的人，遭遇坚硬的城市。当他渴望飞翔的翅膀被残酷的现实折断，他是该继续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城市里游走呢，还是返身大地？

大 地

卑微的鸟雀卑微的人
艾草和菖蒲浸染的端午
贴着大地生活
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
活着，是一笔债
一个乡村孩子在城市的游走
祖脉上的兄弟
胎记的鸟巢

城市是梦想的温床，但这张床不是为农村人而准备的。当一个双脚沾满泥巴的孩子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拼命想挤在张床上培植理想的胚芽时，却依然没能改变乡下人的身份。于是，他在床上所听到的，不是对未来的歌唱，而是无奈的呓语……

呓 语

奔跑的地铁
图腾的澡盆
子夜雨
饥饿面
躺在稻草堆上的呓语者
往事已成往事
刻录的细节
民间档案
重庆：记忆与印象
遗失的故乡

巴山蜀水，长路迢迢。乡村与城市，现实和梦想，挣扎和迷茫，让一个年轻人备受煎熬。蹲在城市的边沿或角落，他想起了过往生活的一切：隐痛，黑暗，尊严……往事不堪回首，可未来的路啊，他又该怎样忍辱负重，风雨兼程。

记忆

水稻扬花的季节
穿过黑夜的身影
院墙
一个木匠的尊严
最后一个夜晚
对一个女人的记忆和想象
鬼魅飘荡的村庄

“蛹化成蝶”心自开（代后记） / 王兆胜

灯 盏

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

那只墨水瓶，是我从村头的学堂偷来的。

学堂坐落在一个土丘上，周围除生长着三棵枣树和两株柳树外，看不见更多植物。木条的窗棂，灰尘密布。屋顶上的瓦，长满青苔。阳光从瓦缝间泻下，照在教室里一张张憨态可掬的小脸上，梦一样飘忽。整个学堂，拢共十余个学生，一个老师。四季在这里，是没有色彩的，就像那些孩子眼里，没有春天和秋天，只有麦子和面包，田野和道路。他们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，安置肉身和心灵。

我是那一群缺少色彩的孩子当中，最早发现色彩的人。

那色彩，被装在一只墨水瓶里，放在老师的讲桌上。每天上课，我的注意力，都会被那只瓶子所吸引，而完全忽略掉老师的讲课内容。直到我的作业本上，出现一个又一个红色的“×”时，依然没有改变我对它的凝望和遐想。那种血一般鲜艳的液体，复活了我童年的记忆。

墨水瓶里，总是插着一只钢笔。我喜欢看老师批改作业时的样子，三根指头拈住笔柄，将笔尖朝墨水瓶中沾沾，再在瓶口刮刮，潇洒地在作业本上划下“√”或“×”。时间在对与错的对峙下，溜走了。一些人的命运，就这样被改写。

而老师，自然成了我的偶像——他不但可以判断知识的对错，还能判断心灵的美丑，甚至预测一个人的未来。作为一面镜子，我从老师身上，看清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。

但我知道，要成为老师那样的人，不容易。老师是喝过大量墨水的人，文化人都是墨水浸泡出来的。姐姐说，谁墨水喝得越多，文化越高。任何一瓶墨水，都将转化成人身体里的血液，并使之变得聪明、睿智。

姐姐的话，坚定了我苦难中的信念——拥有一瓶墨水，学做一个文化人。

我不敢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，怕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。他们能让我姐姐活下来，并将我们中的一个送进学堂，已属不易。作为父母，他们能做的，只有这么多。剩下的事，全靠我自己。

那是一个黄昏，放学后，孩子们都回家了，教室里空空荡荡。晚风吹拂，杨柳婆娑。我躲在教室的椽梁上，似一只等待觅食的老鼠，心跳鼓点般起伏。蟋蟀躲在墙缝里，高一声低一声地叫。夜色聚拢，空虚如水般将我覆盖。我突然感到恐慌，从椽梁上滚了下来，疼痛加深我的惧怕。我颤抖着身子，迅速撬开老师办公室的门，拿走了桌上那只墨水瓶。
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失眠了——为一种来自心灵的惊悸，也为一条遍布生活道路的荆棘。直到天快亮时，我才睡着。睡着后，做了一个梦：

我成了老师的下一个轮回。

可梦，是要醒的。就像希望和失望，没有边界。

没想到，我偷回来的这只墨水瓶，会给姐姐精神上制造一场灾难。

姐姐比我更加珍视那只瓶子，每晚睡觉前，都要将其捧在手心，端详半天，才能安然入睡。姐姐在看墨水瓶时，脸上浮现出一丝幸福感，仿佛她那苍白的青春琴弦上，跳出几个明快的音符。

一只墨水瓶，不仅拯救了我，也激活了姐姐生命的潜能，和梦想的自由。

在接下去的时间里，姐姐不再把精力消耗在劳动上，更多时候，她坐在桌前，望着墨水瓶发呆。偶尔，从我的书包里，抽出一本书来，一边翻阅，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。我知道，姐姐是在以一种决绝的态度，对抗生活和命运。

父亲看穿了姐姐的心思，每天早晨，故意提高嗓门说：“兰兰，你去送弟弟上学吧。”姐姐听父亲这么一说，顿时神采飞扬，宛如一只蝴蝶看见了菜花。但姐姐同样是理解父亲的，即使在送我去上学的路上，她也背个背筐，割草或割柴。任何时候，她都没忘记帮助父母支撑起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。

山风吹散薄雾，朝霞染红大地。姐姐牵着我的手，像牵着自己的一轮红日，向村头的学堂走去。若遇刮风下雨，村道一片泥泞。姐姐就戴个斗篷，或撑把伞，将我扛在背上，驮我去上学。泥水溅脏她的裤管和脸庞，也溅湿他的憧憬和青春。

姐姐从来没有到过学堂，每次，她只将我送至学堂对面的田坎，就不送了。她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，从来只存敬畏和仰望。我能想象，姐姐在目送我走向学堂的身影时，她那脸上压抑的忧伤，和内心尖锐的疼痛。

直到我走进教室，姐姐才从她的守望中回转身，去山坡割草。下午放学时，她又会准时出现在那条田坎上，接我回家。我在姐姐的接送中，一天天长，姐姐也渐渐变得成熟。

仅几年光景，姐姐完成了她一生所要经历的事情。

有一天，姐姐终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她嫁给了邻村一个学木匠的小伙子。姐姐出嫁时，只有十五岁。母亲流着泪，卖掉家里惟一的一头羊，给姐姐买了件新衣裳，和一双解放牌胶鞋。从此，姐姐像那头羊一样，被人牵走了。姐姐走那天，我正在学堂上课。下午回到家，才发现姐姐住的房间，只剩下那只墨水瓶，安静地放在桌子上。瓶子旁，是我送给她的半截铅笔，和一个练习本。本子上，歪歪斜斜写着一些错别字。那些错误符号，记录着姐姐的心灵秘密。每一个错字，都是一道伤和痛。

姐姐的出嫁，使我们这个家，笼罩上阴影。

无论在学堂，还是家里，我满脑子浮现的，全是姐姐的影子。父亲闲暇时，不是坐在院坝里抽旱烟，就是站在姐姐离去的路口发愣。母亲只要一走进姐姐曾住过的屋子，就忍不住掉泪。姐姐为我们这个家，付出得太多了。姐姐的命运，是我们共同的命运。

后来，不知是为苦难的姐姐祈福，还是想重新点燃我们生活的希望，母亲把那只墨水瓶，改装成了一盏煤油灯。入夜，母亲将灯芯挑得长长的，桔黄色的火焰，越燃越旺，仿佛姐姐如花的笑靥。温暖重又弥漫我们的屋子。父亲伴着灯光，编箩筐。母亲坐在灯下，纳鞋垫。我则爬在灯旁，看书，写字——我不仅要坚守我的信念，更要替姐姐完成梦想。

长夜漫漫，灯火煌煌。我独自坐在深夜，面对内心和灵魂，把一本本书，翻得破损不堪。有时太疲劳，眼皮像粘了胶水，睁不开，我就用辣椒水来点眼角，刺激自己的睡意和困顿。冬夜，寒气重，稍微坐一会儿，腿脚就冻僵了。只有呼吸，尚余热温。母亲知道我要久坐，做晚饭时，就为我备好满满一烘笼碳火，并一再嘱咐：天寒，不要坐久了。可只要我一想到姐姐，听到父母睡梦中疼痛的呻吟，我内心的倔强，又春草般苏醒了——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守夜人。而那盏煤油灯，是夜间惟一的光源。它陪伴着我，迎接过无数的黎明和晨曦。

我到底从那盏煤油灯下，走了出来。

多年后，我师范毕业，站上了讲台。梦想实现了，却感觉不到幸福。当我看到讲台下坐着的孩子，那一双双惊惧而渴求的眼神时，我在想——他们会将我视作自己的下一个轮回吗？

我又想到姐姐。自她出嫁后，我一直在心中寻找她。我想教她识字，然后，把练习本上的错字，改正过来。否则，她这一生，都不知道曾经的生活，哪里出了错。

我再次见到姐姐时，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了。当那个脸上糊得脏兮兮的孩子，叫了我一声舅舅，我的心里，涌起一股酸楚。那刻，我才明白——这辈子欠姐姐的债，永远还不上。

如今的姐姐，生活平静而安详，不再对一只墨水瓶抱有幻想。也不再对那些喝墨水的文化人生发崇敬。在经历过风雪之后的她看来，喝清水也能增加血液的浓度。苦难也能把一个人浸泡成熟，并成为精神上的强者。

缺少灯光照耀的姐姐，最终靠一盏灯活着。那盏灯，是她的孩子。也许，这个孩子会使她踏上另一条苦难的道路，一辈子也得不到温暖和幸福，但能让她一辈子活得有希望和信念。就像母亲改装的那只煤油灯，虽然光源微弱，却足以照亮一个世界。

背篓谣

一切从黄昏开始。

风在田野上奔跑。路边的小树，随着风吹的方向，弯了弯腰，又立正了。两只麻雀，站在树枝上，脑袋转来转去，抖擞着羽毛。像两个歌唱家，在表演节目。晚霞铺在西天上，绯红绯红的，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，有一种古典的美。田坎上，一条黄狗摇着尾巴，急匆匆朝家赶。风拉长它的影子，看上去，有些流浪的意味。

母亲背着大背篓，走前面；我背着小背篓，走后面。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，才上坡。在此之前，母亲和我都有其它事情要做。

农人的日子，不分白昼和日月。

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，即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。无论天晴下雨，还是刮风飘雪，她的肩膀上都背着一个背篓。那个背篓里，不是装满柴火，就是装满野草。由于长期背背篓的缘故，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，背就驼了。背驼后的母亲，常喊腰椎疼。有时，她背着柴草，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病突然犯了，疼痛使她直不起腰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，而从未放下过肩上的背篓。

将背篓填满，是母亲的责任。

我们家靠院墙的偏房里，堆满了一屋子的干柴，这些柴全是母亲割回的。割柴是为抵御冬天的寒冷。乡村的冬天，是很难熬的。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事物，比如一只飞翔的鸟，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羊羔，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……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，来驱逐内心堆积的风寒。许多个冬天，我都在野地里捡到过被冻死的鸟，我把那些鸟的尸体装入一个纸盒子里，埋在村头的一棵槐树下。每当我从那棵槐树前路过，眼睛就会潮湿。

在乡下，一只鸟是脆弱的，一只羊羔是脆弱的，一个老人是脆弱的。而我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强大多少。

母亲割回柴火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我，和我们的家。

这些干柴，让我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。每一根柴，都是一粒火种。火种越多，火焰越旺，屋子越温暖。

被这温暖火光笼罩的，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。早在入冬以前，母亲就在圈里储备了大量的野草。那些草虽经霜打寒冻，大多已枯萎，但能救牲畜的命。无论是那头牛，还是那只羊，对我们家都有恩。牛为我们耕地犁田，羊为我们攒钱流血，它们的一生，都在为我们作牺牲。母亲没有理由不救它们。

从冬天走出来的人和动物，生命都是耐寒的。

我在母亲的护佑下，渐渐醒事，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。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，变换着花招折磨她。夜里躺在床上，疼痛使她难以翻身。父亲满山挖草药煎水给她喝，也不凑效。一天夜里，母亲把我叫到床前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从明天起，你就跟我一起上坡割柴吧，你肩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。”

当晚，父亲就为我编了一个小背篓。

刚开始割柴，我连刀都拿不稳。几刀子下去，柴没割掉，手指却被刀割破了皮，血珠子一样冒出来，疼得我又哭又喊。母亲见状，并不理会。只是摘来几片草叶，擦掉我手上的血

迹，细声说：“小心点，过一会儿就不痛了。”说完，又埋头割柴去了。她一边割，一边观察我的动静，满脸愧疚。

事实上，我的小背篓，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。单靠我自己，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。这一点，母亲是清楚的。她之所以这么做，不过是想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。

记得那年我大概七岁，跟着母亲上坡割草。初冬的绵雨，使山道一片泥泞。田野和远山，都被雨水泡软了，潮湿、虚幻，了无活力。地上的草，多半干了苗。尚存绿意的，也被雨水淋湿，趴在地上，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。母亲带着我，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，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。她沉默着，一脸沮丧。直到天将黑时，我们才割得大半背篓草，朝家走。因我人小，走路不稳，且脚底打滑，几次跌倒，周身溅满泥浆。母亲为搀扶我，也数次跌滑，崴了脚。我赌气，站在路上哭着不走。雨淅淅沥沥下着，打湿我们的衣服和头发。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，然后，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，牵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走吧，跟着我的脚印走，这样就不会跌倒了。”我踩着母亲的脚印，一步步试着朝前走。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，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，像一个个路标，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。

为让我跟上脚步，走得更稳，母亲故意放慢速度，步子迈得很小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水坑，一个个泥潭，果然，我没再跌倒。母亲见我愁眉舒展，越走越轻快，便放开了牵我的手。她说：“我不能牵你一辈子，再烂的路，都得自己走啊。”她一边走一边还教我唱童谣：“小背篓，挂肩上，圆圆的口子似玉缸。装柴火，装太阳；装青草，装月亮，装满童年的梦想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跟着母亲的脚印，唱着她教的歌谣，从童年走向了青年。

等到我终于能够独自填满背篓的时候，父母却又在开始忙着比割草或割柴更重要的事情。那几年，庄稼减产，瘟疫肆虐。粮仓里储存的粮食，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都难。母亲养的猪或羊，还是幼崽时，即染疾夭亡。家里债台高筑，天天都有人上门催债，闹得父母苦痛不堪，我也因此不得安宁。

父亲时常坐在田坎上，抽闷烟，沉默得像他身旁的锄头。他已经没有多少话说了，他早把心里想说的话，通过劳动，秘密地告诉了大地，大地上的禾苗，麦子，高粱和大豆……母亲则躬着身子，在田里拔草。只有将野草除尽，种子才可能长得根正苗壮。种子长壮了，籽实饱满了，我才不挨饿，母亲才不挨饿，父亲才不挨饿，我们全家人才不挨饿。

落日下，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，像故乡一样脆弱。

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。

多年后的一个黄昏，我背着一个帆布口袋，沿着村头那条崎岖的山路，走向了远方。口袋里，装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一双布鞋，和几个干硬的馒头。在离开家的那些日子，我躲在别人的城市里，像一只蚂蚁，爬行着生活。白天，我到工地上帮人抬沙，提灰桶。替人抄海报，散发传单。风里奔雨里跑，饿了，买两个馒头或一袋方便面充饥。渴了，跑到厕所旁的自来水龙头下接水喝。夜晚，就坐在街边的路灯下看书，学文化。直到街上游人散去，我才拖着困倦的身躯，回住处休息。有时看书太久，我趴在街边的台阶上睡着了，醒来，披一身露水，周身冷得哆嗦。寂寂大街，空无一人，心中悲戚顿生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每每如斯，我便深切思念故乡，思念父母，耳边就会响起母亲曾教我唱的歌谣来。那支童谣，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。在我孤独失意时，乐章就会奏响，给我抚慰和力量，勇气和希望。

没想到，我摆脱了一个背篓，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，压在我的身上。

不过，跟以前相比，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了。我没有被肩上的重负压垮——如今，我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，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。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——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，与命运抗争。最终，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，成了我们家的脊梁，一个村庄的脊梁。

但我清楚，我虽身处城市，根，仍在乡下。我人生的来路，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。母亲是故乡的缩影。

今年春，我回到老家，与母亲并肩坐在山坡的草坪上，晚风撩起她花白的头发，落日的余辉照在她沧桑的脸上，安静而祥和。“妈，你还记得曾经教我唱的那支歌吗？”我问。她抬头望望天，良久，才张开漏风的嘴唱道：“小背篓，挂肩上，圆圆的口子似玉缸。装柴火，装太阳；装青草，装月亮，装满童年的梦想……”

歌声跟随晚风，传遍山川和旷野，飘向时间和永恒。一种消逝的力量，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。

我们一边唱歌，一边看着落日慢慢地从西天上坠落。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被暮色吞噬，我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，眼里同时闪着泪花。

寻找冬日的灯盏

时令渐入冬季，该静的，都安静下来了。

每年的这个时节，我的心，都有种被静谧抚慰过后的透彻。尽管，寒冷会使我的生活秩序，或多或少遭受一些影响。

城市钝化了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。无论是走在喧闹、拥挤的大街上，还是站在家中孤悬的阳台上，我的目光都是那样惊悚不安。我看到很多的老人，呆在屋子里，偎着个电火炉，和一只猫说话，和一只狗谈心。我看到更多的年轻人，坐在街边的餐馆里，谈工作，谈爱情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冬的方式，都有独自抵御寒冷的办法。

季节的冬天来临了，一些人的冬天，也在来临。

入冬那天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临走前，我在城里买了两件毛衣，两瓶烧酒。毛衣，是买给母亲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很少穿毛衣。我五岁那年，父亲从远方回来，买了一件黄色毛衣，作为礼物，送给母亲。可母亲一次也没穿过，她将那件毛衣拆成线团，改织成了一条围巾，和一件小毛衣。后来，那件小毛衣，穿在了我的身上，而那条围巾，套在了父亲的脖子上。

烧酒，是给父亲准备的，晚年的父亲，把酒视作他精神上的一盏灯。没了酒，他会很寂寞。酒，是支撑父亲过冬的良药。惟有酒，才能使父亲的人生明亮。

乡村的冬天，多了些宿命的意味。

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，挂着两个空鸟巢，像两顶乡村老人废弃的旧毡帽。村头的那条河流，变得比以前浅了，瘦了，沉静中透着忧伤。野地里，薄雾朦胧，白色的雾状颗粒，洒满了田间堆积的草垛。寒气上升，渗透在身体周围，濡湿了我的视线，也濡湿了我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和姐姐常在黄昏时分，走向冬日的山坡。姐姐肩背背篓，手握割草刀，寒冷将她的一双小手，冻得通红。五根指头，像五根细小的红萝卜。姐姐每天都必须赶在天黑前，割满一背篓草。圈里的那头老牛，还盼着她带回的晚餐呢。我则牵着家里的唯一一只羊，跟在姐姐身后，鼻涕挂在嘴角，像凝结的冰凌。我怕冻坏我的双手，只好将手插在裤袋里，把栓羊的绳索套在腰上。喂饱羊，是我每天的责任。

姐姐每割一会儿草，就要抬头看我一眼，也看我身边的羊一眼。她在看我们的时候，内心是充满恐惧的，她那惊惧的眼神里，总是闪动着一丝不确定的信息。我知道，姐姐是怕我，或者羊，会被冻死。而无论是那一种情况，她都没法回家向父母交差。

羊的生命和我的生命，同等重要。

每年，都有一些人，或者一些牲畜，在冬天死去。

我们永远记得爷爷临终时的样子。那个冬天，村庄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雪花纷纷扬扬，飘洒在故乡的大地上。地面上积满厚厚一层雪，雪覆盖了地上的荒草，也覆盖了平时熟悉的道路。爷爷嘴叼大烟袋，抬头望望天，半晌才说了句：“狗日的雪，下了四天四夜了，啥时才有个完！”说完，他就牵着圈里那头跟他一样老的牛，慢慢地向远处走去。那头牛，跟了爷爷一辈子。无数个冬天，他们都是在相互依偎中走过来的。

那天，直到天黑尽，也不见爷爷和他的那头牛回家。而雪花还在继续飘洒，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当我们打着火把，在田野里找到爷爷时，他已经伏在牛背上，四肢僵硬，永远地睡着了。牛的背上搭着爷爷身上穿的棉大衣，而爷爷的整个身体，早已被雪花覆盖，像一尊凝固的雕塑，定格在一片冰雪世界里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活下来的老牛，很孤单，衰老得也很快。

做一头牛，或一只羊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
爷爷走后，父亲将饲养老牛的任务，交给姐姐去完成。他说：“老牛在，你爷爷就在。”

从此，姐姐和我，心里都充满惧怕。我们担心，在某一天，老牛也会像爷爷一样，安静地死去。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结局。

谁能真正熬过冬天呢？

父亲抡着臂膀，在院子里劈木柴。母亲将劈开的木柴，搂到墙角，垒出碉堡的模样。他们在替自己积累生活的资源和能量。他们的心里，需要旺盛的火焰和光源。

母亲知道我要回来，停止了去野外的一切劳动，特意取下灶梁上挂了一个周年的腊肉，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劈完木柴的父亲，冒着寒冷，在村头徘徊，坐立不安。一双昏花的眼睛，直愣愣盯着回村的山路。他渴望在那条路上，看到我归来的身影。就像曾经望着我离村时的背影，以及那一个个滞重、坚定的脚印。

入夜，四周都安静下来。干涩的冷风，在屋子外钻来窜去。父亲、母亲和我，围桌而坐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摆了一大桌。这种暌违已久的亲情氛围，让我感到一种踏实而宁静的幸福。父亲和母亲，争着为我夹菜。我回家的日子，成了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。

但在父母高兴的背后，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安。透过十五瓦电灯泡暗黄的光线，我看到了父母身体上，那被岁月的利斧斫伤的痕迹。母亲脸上沧桑的皱纹，已经不能再掩饰她经受风霜雨雪后的平静。父亲弯弓的脊背，掉光的门牙，以及他那条患风湿病的“老寒腿”，都在时间的监视下，证明着他苦难的人生，离最终的大地，越来越近……

凝视父母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

他们都生活在寒冷里太久了，以致于，他们的生命里住进了一片雪原。那片雪原，不是火能够烤得化的。父母所需的温暖，也绝不是一件毛衣，或一瓶酒能解决的。

那么，冬天所呈现的色彩，只能是一种惆怅和悲凉吗？

我时常想，爷爷在多年前那个冬天的辞世，绝不是因为那场持久飘飞的大雪，也不是由于下雪所带来的更大的寒冷。而是源于嵌入他骨子里的巨大孤寂和绝望。这种生命的感受，是生活馈赠给他的，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。如果，我深爱着他的奶奶，不是重病卧床。也许，爷爷的孤寂，就会分出一份，让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去承担和消磨。如果，我的父亲，曾经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抽出一小半，投入到爷爷的晚境上去，爷爷的孤绝感也不会那样强烈。

可我父亲，当时都在干什么呢？

有些事情永远无法说清，回忆总是布满伤痕。现在想来，我是理解父亲的，父亲也有他的苦衷。在一次醉酒后，父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，要不是我和你母亲，你和你姐姐，甚至连我们这个家，恐怕都难平安过冬。”

爷爷把人生最后的信任和安慰，留给了陪伴他大半生的那头老牛。他相信，老牛是理解他的。只是不知道，老牛的内心世界，爷爷能否看透？

有四季，就一定有冬天。有年轻，就一定有暮年。暮年，也应该有美丽和浪漫的一瞬吧。就像雪花的坠落，不止代表寒冷，也昭示春讯。

母亲穿上了我为她买的毛衣，虽然，她的表情告诉我，这件毛衣并不合身。母亲是属于乡村的，她已经习惯了穿棉袄，也练就了抵抗寒冷的能力。这种扎根泥土的生存，曾使母亲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活法，有时像庄稼一样活着，有时像野草一样活着，有时像树一样活着……

活下来的母亲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天。

母亲反复抚摸着身上的毛衣，脸上浮现出她一生中少有的荣耀。我不知道，这种虚幻的荣耀，能否最后支撑她平安地走过比寒冬更难熬的暮年。

我从母亲身旁站起身，推开房门。看见父亲躺在床上，鞋也忘了脱。如雷的鼾声，打破了冬夜的宁静。吃饭时，父亲看见我为他买的酒，有些兴奋，忍不住多喝了几口。酒再一次让他找到了作为父亲的尊严。

除了酒，还有什么，能将父亲的晚境照亮？

在父母心中，我是他们共同的灯盏。但我能成为他们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吗？

有灯照耀的冬天，是温暖的。心温暖了，生命才有亮色。

谁要是站在冬天的边沿，能看到春天的阳光，谁就是幸福的。我看到了——尽管，我是代替母亲看到的。

母亲，是没有春天的。

没有春天的母亲，用自己寒微的一生，千百次，将春天唤醒，像唤醒另一个人提前到来的幸福。

水车转动的年轮

无事可做的日子，我喜欢去那条河湾走走。有时兜里揣本书，其实也不看，只随意翻上几页；有时什么也不带，沿河慢行，看水里的鱼虾游动的身姿，灵跃，俏皮，像是玩魔术。又或者，躺在河滩的沙泥上，闭上眼，让内心安宁下来，想一些事情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会长时间凝视那架破败的水车——怀想它曾有过的辉煌，感念它所经历的沧桑。然后，走向那幢同样破败的茅舍，走入一个温存的世界……

茅舍里有些昏暗，油灯微弱的火焰在寒风中闪烁。四周朦胧的树影，像剪出的人形。河水从茅舍前悄无声息地流过，夜，正在沉睡。我独自在河滩上转悠，身上穿得很单薄。冷风从我的脖颈钻进去，蛇一样咬得我的肌肤生疼。

母亲不知道我偷跑出来了，生活的重担已经不允许她分出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我的事情。父亲呢，整天躺在病床上，意识里早已没有了白昼与夜晚的概念。家里几乎天天都有陌生人闯来，不是催还账，就是催要粮。我已经辍学很久了。内心的风雪在骨子里游走。每天，我除了帮母亲拾柴，放牛，料理家务，剩下的便是接受其他正欢快地蹦跳着去上学的孩子的嘲笑和鄙视。因而我特别盼望夜间的来临，黑夜于我是一道屏障，能够隔绝白昼里给我带来的屈辱。并使我享有片刻的自由，安全，温暖，自尊。

游走是不具有目的的，连方向也没有。黑夜省略了我认识世界的过程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。幻觉征服了恐惧。这使我不知道正在河滩走着的，究竟是我，还是我的影子。所以，当我后来在那些寂寥的夜晚，从那幢茅舍前经过时，如果不是它里面亮着的油灯吸引了我，我很可能会把它当作意识里的一个幻影，而将之忽略掉。

我没想要走进那幢茅舍里去，我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。谁会在深夜里燃着灯睡觉呢？况且，一个孤独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搅扰他人的安静？但我终究没能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——

——我的心被一盏油灯散发出的光俘虏了，尽管那盏油灯的光是那样微弱。

是的，那盏微弱的油灯让我感到温暖。我轻轻地靠近茅舍，推开木栅栏，从那扇落满尘埃的门的缝隙里朝里瞅了瞅。屋里很简陋，一张桌子，墙上挂满了农具。靠左边的墙下是一张石头垒砌而成的床，蚊帐是用麻袋缝制的。床上没有人。而那盏亮着的油灯就挂在屋中间的一根木柱上。照耀着屋内和屋外的世界。

我想，这间茅舍怎么可能没有人呢？那么，那盏亮着的油灯是谁点燃的呢？是油灯自己吗，不可能，天下那有自燃的灯啊！

我回转身，正欲离去。这时，我的耳朵突然听到一阵声音。声音来自茅舍里，苍老却又清晰：“孩子，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来坐坐呢？我等你很久了，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。”

记忆是如此混沌。我总是忘了自己当时的年龄，十二岁还是十三岁，也许更早。早晨或黄昏或深夜，我从家里跑出来，望河祈祷，内心的落寞沙滩般荒凉。我的命运晃荡在绝望和希望的两极，进退维艰。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，母亲整日以泪洗面。贫穷和债务已使我们家徒四壁。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人在无助的时候，逃避也是一种伤害。

那时，河边的那架水车每天都在转动，像人的年轮。我最喜欢看水车转动时的样子，轻快，水花四溅。充满活力。我一直认为，水车是懂得生命价值的。凡是蓬勃的生命都应该是转动的。否则，它就会腐朽。我想，要是人的命运也能像水车一样，能够自由把握和转动，该多么好啊！但后来，我就发现了水车转动背后的虚假。它虽然每时每刻都在转动，却并未走远，只在原地转圈。活着的生命怎么能这样呆板呢，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行进吧，实在行进不了，或许只有解脱是对的！

当我看穿了一架转动着的水车的悖论，并滋生出厌烦后，我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的路子。我依稀看到河流的上面飘荡着一叶小舟，在浪尖上颠簸。它或许就是我苦苦为之寻找的命运之舟了，我相信，它完全可以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里去的。尽管，这叶小舟自己也未必能平安抵达河流的彼岸。

我伸出腿，准备向那叶小舟跨去。猛然间，我发现身后有一双眼睛正锐利地盯着我，闪电般明亮。我转身瞥了一眼，看见的却是一个背影，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移动。我重又转过身，再次伸出腿，向小舟跨去。却又发现那双目光箭一样刺向我，使我不寒而栗。我回过头来，看见的仍是一个背影。总之，那双目光在我内心最彷徨的那些日子，它就像魂灵一样紧随着我，使我的解脱之梦终未完成。

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拼命回忆，试图从记忆里打捞出那个紧随我的人的模样，看看他（她）到底是谁。但打捞是徒劳的，我忆起的除了一个背影，还是一个背影。甚至根据背影我也猜测不出那个人的大致年龄。反正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之路了。一个被人的目光识破的计谋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而那叶曾被我看见过的河流上的小舟，是否真的存在，我也记不起了。也许存在，也许不存在。

我被老人领进茅舍，他居然叫了一声我的乳名，这使我惊诧。我努力回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他，没回想起来。老人转身去拿茶杯，这时，我注意到他的左腿，瘸得厉害。而他居然没用任何辅助工具也能行走，这使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特别的老头。老人将茶杯倒满水，让我喝。我真以为是茶，就猛喝了一口，灌到嘴里才知道是酒。我咳嗽着说：我从不喝酒。老人严肃起来，说：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，不喝酒的男人不精彩！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孩子叫做男人，我的脸红了，有些发烫。老人一直盯着我，目光坚定。我顿时觉得这目光是如此熟悉，却又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。

老人举杯呷了口酒，说：“你母亲姓戴吧？”
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片刻沉默后，老人重又举杯呷了口酒说：“我还知道你父亲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是吧？”

我被老人的问话震住了，老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诧异。随后，他用手指了指屋中柱子上燃着的那盏灯，说：“那盏灯是你母亲叫我点燃的，她知道你经常在深夜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，怕你孤独。你母亲还托我帮忙看着你，她担心你出事。她说，你应该尽早学会独立和坚强……”

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背影，以及那双锐利的目光。我猜想，在那些寒凉的夜晚，凡我脚步走过的地方，是否也留有母亲的脚印。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内心的灯盏。没想到，我本身也是一盏灯，被另一个深爱着我的人藏在心里，即使在最苦难的日子，也用她的生命守护着，不让它被寒风吹灭。

“只知道耗灯而不知道点灯的人，是感受不到温暖的。”老人说。我理解老人这句话的意思。并知道了他的故事：三岁丧父，四岁起跟随母亲辗转南北，流浪颠沛。十岁时母亲染肺癌逝世。十一岁起寄人篱下，当过挖煤工，开过起重机。十九岁参军，参加抗美援朝，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九死一生，废了一条腿。从部队退役后，给工厂看过大门，到机关当过干事。历经人世沉浮，挫折辛酸，最后选择了来这个僻静的河湾盖了一幢茅舍度日……

一个没经受过死的人，是不会眺望生的。老人说：人要是耐不住一场大风的考验，就会脆弱如草，被黑暗卷入更深的黑暗。我知道，老人先后在这条河湾里拯救过好几个生命了，在被老人所拯救过的生命中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有年老的，也有年幼的。“活着是多么好啊，就像灯燃着是多么好一样！”老人边喝酒边说。

那晚，茅舍内柱子上的油灯，一直燃着。直至天明。老人喝醉了，我也喝醉了。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。而就在那盏油灯快被黎明吞灭之前，我早已完成了命运的解脱，并获得了超度。

现在，我站在城市的阳台或中心，身边刮过的是更加呼啸的飓风，内心经受的是更多的深不可测的夜晚。我所置身的周围是更多的泥泞和险滩……但我已经不再恐惧和畏缩，我已学会了挑战和跨越。因为，当我遇到人生的沟坎时，我总会想起那幢茅舍，和茅舍里的灯光；想起那个老人，和紧随我的那个背影；想起那架水车，和它转动的年轮……这一切，总能激发我的内心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和勇气——那是生命的力量，更是活着的勇气。

如今，那幢茅舍已经坍塌了。老人也已离开了人世。当年守护那盏油灯的我的母亲也已白发苍苍。那架水车呢，也早已停止了转动。岁月悠悠，年轮渺渺。一切都仿佛成了凝固的时间。而我，只有我，则是从那凝固的时间里复活的一个新生。

黄昏的掌纹

黄昏，像是一种回忆，更像是一种幻觉，静谧中包蕴着刻骨的感伤——我说的是乡村的黄昏。那时，我大约只有十六岁吧，夏日傍晚，我跟随父母劳动后回家。父母走前面，我走最后，晚风摇曳着我们瘦削的身影，夕阳映红我们古铜色般沧桑的脸庞。在我们周围，一切都隐退了。田野上劳动的人们先后一个个走光，大地一时间变得旷阔而空茫。大概是因为累，我们扛着农具只顾低头走路，谁也不说话，像几只疲劳过度的蚂蚁在山道上慵懒地爬行。走着走着，突然间，我就停下不走了，找一个地方坐了下来。父母照旧走他们的路，他们是不会问我停下来的理由的。

我独自坐在土丘上，放下手中的农具，全身累得要散架。我稚嫩的身体承受不了每天那种超负荷的劳动，两只手掌上全是被锄柄磨出的硬趺，脊柱的骨缝间针扎般酸痛。但我不能向我的父母提起我的痛，如果那样，他们会不高兴。因为，他们比我每天的劳动量更大，痛也更深。有时夜里躺在床上，我实在忍受不了肩背上被烈焰炙烤后血渍撕裂的皮肉的锐痛，

而叫出声或流出泪来，父亲就会喝得醉熏熏地跑来我跟前吼道：“哭卵呢，你娃还嫩，日子长着呢，够你娃熬的！忍着吧，没听那些有文化的人说吗？‘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。’”说完，就打着酒隔摇摇晃晃地爬到床上去了。片刻之后，一种疲累的呻吟就会在暗夜里回荡，仿佛夜的喘息。

窗外，月色幽朦，暗影如磐。

我的痛是身躯的，也是心灵的。我躺倒在土堆上，像一个沉默的影子。父母已经回家，整个山地只剩下我一人，独对荒野，和自己颤栗的灵魂。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尽管我的家就座落在前方的山凹里。暮色聚合，起风了，鼻息里尽是麦子，玉米，高粱，杂草混合的气息，这种气味在我的记忆里弥漫了许多年，像某种潜藏于我流动的血液里的元素，在我生命的田野里涌来荡去，经久不止。那时，我已经开始对这种气息感到厌恶并诅咒，我不想被这气息所窒息。于是，当我每次躺倒的时候，我的耳朵都会聆听到一种声音，在急急地召唤着我，引领我逃离生活着的村庄，穿山越海，翱翔飞奔。这种声音不是来自我的家里，我的父母；更不可能来自我脚下的土地，身后的庄稼……而是来自那许许多多我所看不见的另存的世界。

我不能不说说那些黄昏中的鸟。在我每次劳动回家停下来休息或冥思时，都能看见它们在我的头顶上方盘旋，俯冲，像一群村庄的精灵。这些弱小的生灵曾给我莫大的精神慰藉。它们永远处在一个高度上生活，而又同时拥有着大地。不像我，在大地上生活，却未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地，这是我生而为人的遗憾。每当我目睹它们在天空上自由欢快的影子时，都免不了顿生一种舒翅翩飞的欲望。在当时，这欲望是怎样令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心悸不安，而又激动异常啊！蓝天是鸟儿的天堂，土地是我父辈的天堂，而我的天堂将在哪里呢？

母亲似乎从我每天的行为和表情里觉察到了什么，只是她没有说。而父亲则对我的古怪举止愤怒至极。他认为，我成天这般胡思乱想，拖沓懒散，丝毫不具备成为一个好庄稼把式所应有的资质。早晚成不了气候，会败了家业。于是，他着意要将我培养成一个他所满意的庄稼把式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迫使我跟他一起出地干活，向他学习耕地，犁田。他教我如何播种施肥，怎样才能使粮食增产，如何从气候的变化中去经营农事。他在教我干这些活的时候，只是将我视作一台用来进行农业实验的机器，而不顾我弱瘦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了那样长时间的劳作。有好几次，我都在他的调教中因体力透支而晕阙，但他从未因此减少对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。只要我每天都按照他的旨意卖命地劳动，他就非常高兴。反之，则会受到他的恶言厉骂，以致于母亲也会经常跟着我受牵连，被他谩骂。他一高兴了，晚上回到家，就会喝许多的酒，直到把自己灌醉为止。然后，睡在梦魇一般的深夜里，幻想又一个土地的儿子即将在他的预想中诞生。多年来，父亲就是这样在对我的幻想中，使自己日趋衰竭的生命重新获得了张力，并延续着自己的寿命。

没想到母亲会与我进行一次彻底的交谈。有一天，劳动收工后，我仍旧一个人坐在土堆上，抬头仰望天空中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，在寂静中聆听自己心跳的声音，脑中胡乱地想着一些事。突然地，我感觉身后有人在向我靠近，我回转身，发现是母亲。她空着两手，一头蓬乱的白发在晚风中扬起，神态苍老而虚弱。平常，我总觉得与父母之间，存在着某种心灵上的屏蔽，我们是缺乏理解和沟通的两代人，彼此的认识，见解，思想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上——尽管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。这种情感上的隔膜，使我对母亲突然向我的靠近感到些许不适。母亲或许已经看出了我的紧张，她紧靠我身旁坐下来，并一下子握住了我的手。她的手很粗糙，像锯齿一样锉得我的肌肤生疼。但在这粗糙里又同时具有一种温厚的力量，这力量给我的生命传递过来一种久违的温暖。而在这温暖里面，跃动着的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慈悲与善良。我慌乱的心在她手掌的抚摩下逐渐平静下来。“孩子，我不想看到你每天都那么痛苦地活着，这会让我受不了。我知道你一定有许多心事，希望你能将心底的秘密给我讲一讲，那样会好受些。”母亲平和地说。她的话让我不知所措，却又感动万分。曾经，我总

认为母亲跟我父亲一样，是不会理解和关心我的，在他们心里，只有土地和粮食。直到母亲对我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才发现自己在对亲情问题的判断上，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！其实，母亲一直都在关心我，爱着我，只是她把这种爱藏了起来，没有表露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感觉到，在生活中，母亲也是活得很苦恼的——承受着肉体上，精神上的双重之苦。只是，她像对我的爱一样，把对来自生活中的压抑，苦痛也隐蔽了起来，而表现出一个顽强者的角色——一个深藏大爱而又兼怀痛楚的母亲，注定是活得最苦也最累的母亲。

我不敢告诉母亲心中的真实想法，我担心她会受不了。我不敢设想，一个生在封闭，落后，贫穷的普通农民的儿子，如果对他的父母说：我不想做农民，我要远走，我要高飞，离开这个连鬼都不下蛋的破村庄，去重新改变和寻找自己的命运。结果会怎样。

但在那天，我也许是被母亲的真诚所打动，终于还是将心里贮藏已久的想法，告诉了她。母亲听完我的倾诉后，并没有表现出过激的反应，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随后，她将自己一直紧握着我的手松开，抬头长时间盯着天空上那些盘旋，俯冲的鸟雀看，像一个守望幸福的岁月之神。“人这一辈子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。想法不同，选择的路也就不同。走的路不同，活法也就不同。我们选择做一棵树，而你却选择做一只鸟，这都是命定的事情，谁也阻止不了谁，也由不得谁。但最终不论你选择那种方式求活，都是在从泥淖里往外爬，从石头缝里找出口啊！哪一根田坎不是三节烂呢？孩子，你可要当心啊！”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。我第一次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所感动。没想到，母亲朴实的语言里，竟包孕着如此深刻的思想。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开明的母亲而倍感自豪。

我终于在一个黄昏离开了村庄。走的时候，我没有向父母辞行，我不想看到更多的悲戚。母亲是知道我要走的，她早就在那个帆布袋里偷偷地给我装了几个馒头，和一双她亲手为我缝制的新棉鞋。我走的时候，母亲在地里干活，我背着行囊在离家不远的的一个土坎上坐了许多，企望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母亲。但一直到天快黑尽了，我都没看见母亲收工回来。她似乎是故意要在那一刻不回家的。就这样，我在等待母亲的失望中，沿着自己命运的纹路，离开了家——那块生我养我十多年，破败而又多情的土地，那个承载了我童年无限遐思和梦想，忧伤和彷徨的村庄。踏上了远去的长途，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流浪。

从此，那记忆里的乡村的黄昏，以及黄昏里的人与事，也跟随我匆忙的背影坠落了一——在我生命的某一个端点上。

从此，那记忆里的黄昏的“掌纹”，变成了一道道沧桑的皱纹，爬满了母亲的额头。母亲额头的皱纹越深，我流浪的命运就越坎坷；命运越坎坷，心就越疼痛；心越疼痛，我就越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被电影虚构的生活

—

太阳一下山，我们的心，就野了，欢快了。像一只只鸟，飞离了村庄。远处，各家各户的茅屋，都升起了炊烟。大人们已经做好了晚餐，等我们回家吃饭。我和秋萍背着背篓，蹦蹦跳跳地朝着家的方向飞奔。背篓里，装着半背青草，半背夕阳。

吃完饭，我们将去邻村看电影。

邻村离我们村远，需走四里路，再翻两座山。要不是为看一场电影，我们活到死，恐怕也不会去邻村留下一个脚印。一场电影，让我们与邻村发生了关系。那晚，我们像一群黑暗中的入侵者，闯进了邻村的土地，闯进了邻村人平静的生活，闯进了一场电影虚构的情节。